

嘛是天津味儿

魏文亮 相声把人逗笑,不算完

■ 记者 田莹

5月30日,天津海河剧院。86岁的魏文亮携几名弟子登台献艺,李伯祥、常宝丰、李金斗、刘俊杰、李嘉存等相声名家到场助阵,台下观众的掌声、喝彩声、欢笑声此起彼伏。这场名为“相林翘楚 曼情津华”的演出,是天津市曲艺团“津韵华章曲艺传承展演季”的第一场活动,也是魏文亮先生从艺八十周年的纪念专场。

魏文亮扎根天津舞台,亲历津派相声的传承、创新与发展,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相声艺术。回顾八十年演艺生涯,他说:“我从小到大都在说相声,只要条件允许,我还会继续演下去,我离不开相声。”

6岁闯关东撂地卖艺
师父教会他博采众长

1940年,魏文亮出生在赤土村(今属东丽区华明街道)。父亲魏雅山是弦师,母亲魏墨香会唱老鸛鸛调。父母带着魏文华、魏文亮姐弟俩闯关东,到锦州投奔老乡。没想到老乡早已搬家,全家人被困小店,偶遇说相声的张文斌。张文斌成了魏文华、魏文亮姐弟俩叩开相声大门的第一位恩师。

锦州的冬天冷得邪乎,“吐口唾沫,没等落地,就成了个冰疙瘩。”魏文亮6岁学相声、撂地挣钱,“我太小,演出时站在板凳上,师父给我量活。一来我太紧张了,二来被冷风吹得打哆嗦,说着说着,我就想撒尿,但不敢说也不敢动啊,憋不住,尿了裤子。”

演完之后,他的鞋底跟板凳冻在了一块,棉裤腿冻得像两截铁皮烟囱。母亲过去抱住儿子,心疼得掉眼泪。这会儿魏文亮一抬头,见观众正往场子里扔钱,咧嘴乐了,“别哭了妈,叔叔大爷们给钱了!”

撂地没多久,就有园子管事的前来邀约,师徒三人在锦州站稳了脚跟。有一回魏文亮演出效果出奇地火爆,返场小段说了一段又一段,观众还是不停地喊好,不让他下台。他心里得意,有点儿忘乎所以,把师父刚教了半截的《报菜名》贯口使了出来。“红丸子,白丸子,熘丸子,炸丸子,南煎丸子,首蓿丸子,三鲜丸子,四喜丸子……”说到这儿突然卡了壳,忘词了,“丸子……丸子……完了……”不过他反应是真快,“叔叔大爷、爷爷奶奶们,报菜名报得我也饿了,我要下台吃两口奶去了。”说完跳下板凳就跑。观众愣了一瞬,接着笑声、掌声、叫好声响成一片,就听有人拍着大腿喊:“这小子太怪了,太坏了!”

到了后台,张文斌的脸拉得老长,告诫魏文亮:“本子没把握,没吃透,绝对不能见观众。今天这样的错不许再犯,记住了!”魏文亮也害怕了,使劲儿点头。这次登台,为他挣来个“小怪物”的外号,也让他记住了一条规矩。

一年多以后,魏文亮一家四口带着张文斌一起回天津老家。时局动荡,途经山海关,遇见一伙土匪,巧的是土匪里竟有人认出了魏文亮:“这不是在锦州说相声的那个‘小怪物’



魏文亮

1940年生,天津人,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。擅长表演传统相声《武坠子》《汾河湾》《闹公堂》《揭瓦》等,新相声代表作《要条件》《二重唱》《谁的耳音好》等广为流传。

吗!”土匪头子一时兴起,让他来一段。魏文亮壮着胆子说了段《贼说话》。土匪们乐得摇头晃脑、前仰后合,拍手放人。遗憾的是,张文斌在途中身染重病,不幸离世。魏文亮被麻戴孝,送恩师最后一程。

回到天津后,魏文华、魏文亮常在戏园子里表演。1952年,姐弟俩一起拜武魁海为师。魏文亮回忆:“按礼数来说,做徒弟的应该登门学艺,但我师父却常常一大早就到家里叫我们起床,教我们练功,对我们宠得没边儿了。可要是台上出了错,那师父绝不会轻饶我们。”

有一阵儿魏文亮上台表演,总会下意识地抠鼻子,渐渐成了习惯动作。师父提醒了他两次,他都没改过来。到第三次,魏文亮甚至满不在乎地顶嘴:“我抠鼻子也没影响抖包袱啊。”这下武魁海真急了,当场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,丢下一句话:“我没你这样的徒弟!”扭头就走。后来还是张寿臣出面,召集好几位说相声的同行一起去劝。武魁海这才原谅了魏文亮。

这位脾气火爆的师父,在艺术上有着开阔的胸怀,他对魏文亮说:“不要只跟我学,老前辈们各有所长,你要多看、多听,把他们的优点拿来,变成你自己的东西。”多年以后,当有人评价魏文亮的表演“融各家之长,技艺全面,抖包袱火爆、干脆”时,他自己最清楚,这正是师父武魁海悉心教导的结果。

《要条件》留下时代印记
入选喜剧纪录片《笑》

1956年,魏文亮加入南开区相声队,成为一名专业相声演员,与陈永清搭档。20世纪60年代,相声团体纷纷解散,魏文亮被分配到北海仪器厂,当了一名钳工。他放不下相声,在

厂里,他结识了搭档孟祥光。

孟祥光有文化,擅长创作,可写起相声来,对“铺平垫稳、三翻四抖”等技法总还欠点儿火候。每次拿到孟祥光写的初稿,魏文亮便一句一句地理顺,两人再脸对脸一句一句地念。别人看他俩排练,像铁匠打铁,你敲一下,我敲一声,全在点儿上。魏文亮常说:“相声演员找一个好搭档,比娶媳妇儿还难。能遇到孟祥光,是我最大的幸运。”孟祥光在51岁时去世。如今提起这位老搭档,魏文亮仍感叹不已。

1979年,魏文亮、孟祥光调入天津市曲艺团,迎来了艺术爆发期。他们合作表演的《百花盛开》《二重唱》《评剧新貌》《要条件》等新相声接连收获好评。特别是《要条件》,可谓“爆梗”不断,与高英培、范振钰的《钓鱼》,杨振华、金炳昶的《下棋》一起被誉为“相声小段三大精品”,一时间家喻户晓。

谈起《要条件》,魏文亮讲起一段趣事:邻居大姨常来串门,找他爱人刘婉华唠嗑儿,说他家闺女快结婚了,必须让男方准备“三转一响”(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收音机)。魏文亮听不下去,等邻居走后,跟爱人说:“这家的姑娘怎么这样儿啊,我就看不惯。”刘婉华接了一句:“看不惯你写写啊。”这一提醒,魏文亮上了心,当天半夜灵感就来了,举着手电筒趴在地铺上写,天亮时作品就成了型。最初时长七分半,他又压缩到五分半,去粗取精,包袱一个接一个。

这段相声被选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录制的喜剧纪录片《笑》,于1979年上映,与侯宝林、马三立、马季、姜昆、侯耀文、常宝霆、苏文茂、高英培、刘立亨等名家的作品一起,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充满时代鲜活气息的艺术盛宴,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,电台里每个月都会播几遍《要条件》,那个年代的天津人几乎都听过这段相声。魏文亮感慨:“相声把人逗笑,不算完,笑了之后能纠偏陋习、启迪人心、改变生活,这块活才算使到家了。”

多年后,魏文亮和爱人逛超市,偶遇一位老太太,拉着他的手说:“魏老师,您可积了大德了。我儿子的对象听了您那段《要条件》,到结婚时,嘛都没有!”

那个年代魏文亮给人的印象是时髦、帅气,新作频出,但他始终没丢下传统相声。他翻出《揭瓦》的老本子,这段相声很多年没人演过,他琢磨了半个月,这个人物的脾气秉性是什么样,为什么要揭别人家的瓦换钱,他强词夺理时心里有哪些变化?都弄明白了,这才搬上舞台。有一次在南开大学演出后,一名大学生跟他说:“听半截给我气得够呛,恨不得把您从台上拽下来!”魏文亮乐了:“这就对啦,说明我把这个人物演明白了!”

说到魏文亮的柳话,在相声圈内没有不服的。有一年去武汉演出,他结识了京剧名家高盛麟。“高先生有空就来听相声,一来二去,我们两人成了好朋友。他是富连成科班出身的

武生,与梅兰芳、程砚秋、谭富英、杨宝森、盖叫天、李少春都合作过。他指着我演《山东二黄》,帮我设计了一套拿扇子、甩扇面的动作,气势一下子就上来了。”魏文亮还向厉慧良先生请教过云手、起霸、持马鞭,也跟关牧村学过唱歌。他对自己的要求是:无论唱歌还是唱戏,学得像不能算完,得改成相声的节奏、相声的尺寸,这才叫“学过来了”。

把相声带到世界各地
感恩观众给了他舞台

魏文亮年轻时多次参加慰问演出。1965年,他参加慰问团奔赴大西南,为修筑铁路的铁道兵演出。在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里,他演过相声、对口词、数来宝,还跳过舞蹈,战士们爱看什么,他就演什么。

他创作表演了新编相声《好连长》,竟意外收到四十多位连长的来信,都说这段相声演到他们心坎儿上了。慰问团团长感慨道:“相声的语言更直捷,表演更接近生活,所以具有独特的感召力,是歌舞等节目难以替代的。”

1979年,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,魏文亮加入慰问团奔赴前线。当他们赴战地医院慰问伤员时,遇到一名年仅19岁的战士。“那个小战士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,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他的腹部被炮弹击中,伤口感染,住在特护病房。听说有相声演员来慰问,他就跟医护人员请求,想听一段相声。医生同意了,但提前叮嘱我,尽量选不那么好笑的段子,别让这孩子的伤口再裂开。”魏文亮说,那次表演他刻意压着情绪,稳住语调,而小战士仍听得津津有味。

经过半个多月的慰问巡演,魏文亮申请重返战地医院,想再认真地给那名小战士表演一段,把他逗乐了。到医院后,却从医护人员口中听说,小战士已经牺牲了。他追问烈士的安葬地,采集路边的野花编成花圈摆在坟前,并郑重其事、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《好连长》。

魏文亮以民间文化使者的身份,多次带着相声走出国门,赴美国、俄罗斯、意大利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交流演出。在澳大利亚举办公益相声专场时,他把票款悉数捐给当地儿童福利院。悉尼市长到场观看演出,委托翻译对他表示感谢。他在威尼斯大学讲过一堂课。“去国外的大学讲课,起初我有点儿怵头,我哪会讲啊?我都没站上八级地上过学。但在我爱人的鼓励下,我站上了讲台。记得那一年是2007年,我介绍了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北京,又从传统相声《八扇屏》中提到的一个个历史人物说起,谈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也加入了不少包袱、笑料。一个半小时的分享,把学生们都逗乐了,其实还是在说相声。”魏文亮笑着回忆。

在从艺八十周年纪念专场演出中,魏文亮与弟子朱德刚合作表演了传统相声《武坠子》。掌声落定,他站在舞台上说出三句感言:“感恩相声这门艺术,让我这一辈子有了奔头儿;感恩师父教我做人的道理;感恩观众给了我一方舞台。”这或许正是他对自己艺术人生的最佳解读——艺术是根,师道是脉,观众是土壤,八十年光阴荏苒,他没离开过相声。

对话魏文亮

远离江湖粗浮气息
敬重相声这门艺术

记者:您在从艺八十周年专场演出时,收了个“机器人徒弟”,有人觉得不过是个噱头,您心里是怎么想的?

魏文亮:其实这就是个小玩笑。但是我觉觉得,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,咱们相声艺术也得跟上时代。把传统段子原原本本输入机器人的程序里面,它不会忘词,不会改词,更不会在台上胡说八道,这就能把老先生们的东西原汁原味保存下来、传承下去。有人问我,机器人说得再好,它懂人情世故吗?我说这个不用担心。我收它,不是让它代替人,是帮人把根留住。我这个人比较开通,愿意接受新事物,只要是能把相声传下去的方法,我都想试试。

记者:不管大小演出,您登台永远精神利落、风度十足,在生活中您也一直是个讲究人吗?

魏文亮:我本身就爱干净,台上能做到得体大方,主要是受侯宝林先生的熏陶。侯先生出席各类活动,都会提前问清场合规格,到场人员,再搭配合适的着装,站在人群中,从容稳重,丝毫没有江湖艺人的粗浮气。过去我们相声演员只是撂地跑江湖的艺人,现在是国家正式的文艺工作者,一言一行、穿戴仪表都代表了行业的面貌。好好打理自身形象,既是自重,也是尊重每一位观众、敬重相声这门艺术。

记者:您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,没走说相声这条路,您心里会不会留下遗憾?

魏文亮:一点儿不遗憾。老话讲干一行知一行苦,我说相声几十年,深知这行表面光鲜,背后全是辛苦,定力不足的人很容易沾染浮躁气。我爱人在世时,对此看得更透彻,她心疼我一辈子吃苦,总说我早年没机会好好读书,不能让这孩子再走同样的路,一心盼望两个孩子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。其实这俩孩子从小都有曲艺天赋,尤其是大儿子,七岁登台表演山东快书。但我们夫妻达成共识,不强逼孩子踏入曲艺圈。他们有稳定的工作,有完整的学识阅历,我很欣慰,觉得这是很好的事。

记者:您对这个时代的年轻相声演员有哪些建议?

魏文亮:熟悉我的人都知道,我的徒弟有几条规矩要做到,今天我也说给更多年轻演员,希望对他们有帮助。

第一,摒弃江湖气,别张口闭口卖弄行话。有些年轻人刚学会几句春典就到处显摆,显得十分轻浮。我常告诫我的徒弟,台下都是普通百姓,满口行话只会招人反感,真正的内行不靠行话标榜身份。

第二,沉下心钻研段子,吃透作品再登台。拿到脚本不能只背台词,要反复揣摩故事内核、人物心理与段子传递的道理,假如没有完全吃透、打磨到位,那绝不能上台见观众。这也是我第一位师父张文斌先生教我的规矩,我一直沿用至今。

第三,守住底线。台上杜绝脏口、低俗包袱,不能靠出格的调侃换取笑声;台下要本分踏实,不要急功近利,一门心思博流量、赚快钱,那不是长久之计。

(图片由魏文亮提供)

讲述

断绝互联网 流浪中国134天

一个艺术博士对算法的抵抗

口述 杨漠 采写 王小柔

“关机134天”“流浪中国68城”“戒断智能手机”,这几个关键词摆在一起,就像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都市传说。这些年有过太多类似的叙事:逃离北上广、归隐终南山、卖掉房子去旅行,都在试图讲述一个“反抗现代性”的故事,但大多是在为另一种流量服务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算法严密包裹的时代。离线,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中性词,它意味着失联、不可靠、异常。当预约成为享用公共资源的前提,当我们可以身无分文却不能忘带手机,科技便利的背面,就形成了一系列排斥机制。

艺术博士杨漠把手机和电脑锁进书房,背包出门远行。这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,而是一场用肉身去撞数字墙壁的社会实验。他把这段经历写成《关机:离线流浪中国134天》一书,同时拍摄了一部纪录片,通过行走与创作,尝试理解自由与世界。

摆脱电子设备
到陌生地流浪

有一天,我的手机弹出一条提示:上周平均每天屏幕使用时间6小时57分钟。除去睡眠的8小时,在清醒

的16个小时里,手机占据了我43%的时间。一天24小时,我几乎把一半的生命奉献给了一块发光的屏幕。

我尝试着少用手机。每当阅读或写作,我会把手机藏在一个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地方。可一旦结束任务,我就会立即找到它,像上瘾了一样。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:出门远行,离手机越远越好。

我发了一条朋友圈:“从明天开始,我将脱离互联网与现代通信几个月,一切与数字网络有关的联系方式都将停用,包括电话。”第二天中午,父母一起送我到太原火车站。我18岁离开家去国外求学,他们都没这么郑重地送过我。可能在他们心里,脱离网络的世界比半个地球还要遥远。随身携带的背包里,装着几件衣物、两册《中国地图》、两支毛笔、几叠宣纸、一瓶墨汁、三本书、一个记事本、两台数码相机(这是我此行仅有的电子设备,因为要拍纪录片),还有身份证、银行卡和一摞现金。

第一站我选了临汾。那是山西省我唯一没去过的地级市。我在售票大厅的屏幕上扫视即将出发的列车,高铁太快,我选了耗时约五个小时的绿皮火车。车窗外的风景像一场流动的电影。

抵达临汾后,我走进一家连锁酒店,拿出身份证和现金。年轻的前台

服务员手忙脚乱地操作,无法在电脑上完成线下入住,因为只能线上预订,她的职业生涯里大概从没遇到过不用手机的人。最后,一位前台小哥在我的记事本上画出路线,指引我去另一家酒店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没有导航,我在一个个陌生城市的街头像盲人一样摸索。没有列车时刻表,每到个城市必须去售票大厅买票,有时得等上几个小时,没有当天的票就多住一晚。没有预约码,在湖北省博物馆门口被拦下来。旁边一位老者听了半天,对工作人员说:“哪有这么死板的,纯粹胡搞!走,跟我走!”他可以走老年绿色通道。工作人员问我不是他的陪护,老者说是,我就这样混了进去。

一路上,有人以为我为情所困,有人称我“当代徐霞客”,有人猜我是在搞网络直播——以“不用手机”为噱头。在这个默认每个人都必须在线、必须可被联系的时代,一个选择离线的人,在别人眼里几乎成了怪物。

在书中寻找方向
走入沈从文老宅

十几天后,最明显的感受是,时间变慢了,那些以往不知去向的时间,慢慢回到了身边。我忘了带手表,没办法,只能不断找人问时间。



杨漠

后来懒得问了。饿了才去找饭吃,困了就睡觉,觉得精神不错就出行或看书、写作。我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,生活非但没有变得混乱,反而更有规律了。我甚至可以根据身体的感觉判断出大致的时间,还养成了每晚看《新闻联播》的习惯——觉得差不多到点了,打开酒店房间里的电视,误差不会超过15分钟。

在此之前,我每天有六七个小时停留在手机上,却想不起来做了多少真正有意义的事,它们在我脑子里像被删除了一样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
社交媒体的运行机制会彻底破坏人对时间的感知,它一直在呈现“永恒的此刻”,我们一直停留在“此刻”,时间像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当我们回到真实世界,才发现时间已经消失了。所以每一个长时间沉迷于社交媒体的人都会感叹:“时间真的过得好好快。”脱网之后,我跳出了虚拟时间,再次拥抱了真实时间。

出发时我带了三本书,其中一本是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。1934年,沈从文从常德出发,在桃源坐船逆流而上,沿沅江回老家凤凰探望母亲。若干年后,我追随他的足迹,重走湘西

古道。

但沅江已经变了。江上修建了大坝水库,客运轮船消失,码头废弃,我只能乘小巴车和公交车,一站一站地走。更麻烦的是地名变了。我拿着书问当地人:曾经的“后江”在哪儿?“杰云旅馆”还在吗?“魁星阁码头”是什么位置?至少一半对不上号。

在常德,土生土长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活了四十多年,怎么我问的问题他一个都不知道。到了沅陵,一位当地乡贤对照沈从文的描述,为我指出了所有地点:“中南门码头”因修水库淹没在水底,“白塔”依然屹立在山头,“芸庐”改成了民宿。那一夜,我在沈家老宅的原址入睡。

没有网络的日子,我读完了四十多本书。一本好书可以让人从信息的表层开始,不断地深入下去。好比冒出海面的一个小山尖,潜入水底有可能会发现一整座大山;如果只是漂浮在海面上,最多只能看到大同小异的零散小岛。

家书可抵万金
找回离线权利

旅途中,书信是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。在运城,我第一次给父母写信,拿起毛笔,却久久不知应该如何落笔。平日微信聊天,想起哪句说哪句,几十条随手就发出去了。但现在只有一次“发送”机会,而且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的一次,必须把支离破碎的感受集中到几页纸上,把分散的情感汇聚起来。

在武汉一家邮政所,工作人员操作完所有步骤才发现——他们根本没有邮票!在临汾的邮政所,我是当时唯一的顾客。我问工作人员:“现在哪些人会寄挂号信?”她告诉我,一般是监狱里服刑人员的家属,还有法院的人,因为

打官司的传票要寄挂号信。

我从运城寄出信后,一路往南,每到一座城市,就把新地址写在信上寄回家,并期待收到回信。一次次落空。直到出发近两个月后,在攀枝花一家酒店的前台,我终于收到父亲的来信。信封上是我熟悉的笔迹。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间,拆开信封,连续读了四五遍,坐在椅子上读,趴在床上又读,一个字一个字停顿着读,生怕错过任何细节。读完立即起身奋笔回信。

我寄出大约四十封信,收到五封回信,来自四个不同的人。每一封信的信纸和内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上小学的妹妹的信,写在《千里江山图》背景的字格信笺上,笔画稚嫩,一丝不苟。父亲的第二封信通篇草书,开头还努力克制,第二页已是大开大合,信末解释说,马上要去喝朋友孩子的喜酒。“家书抵万金”,小时候背这句诗是概念化的,这时我终于知道了它的具体质感。

134天后,我回到太原。妈妈做了一碗刀削面。上车饺子下车面,吸溜完这碗面,旅途就算圆满了。我坐在书房里,看着书架上关机了四个半月的手机和电脑,没有任何欲望去触碰它们。直到一个多星期后,我才打开了手机。

数字技术与其他技术不同,因为几乎超出了个人可控的范畴。手机,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人的“体外器官”,我觉得,这不是人在利用技术,而是技术在控制人。这场离线实验不一定能改变什么,但我相信,一切逆时代潮流之事,都会产生一定的意义。在智能时代,每个人都应该找回离线的权利。不是永远关机,而是在需要的时候,有能力把手机放下,回到真实的世界。毕竟那些被手机偷走的时间、被算法遮蔽的风景、被信息流冲散的情感,一直都在那里,等着我们去寻找。

(图片由杨漠提供)